通許縣志

第五冊
卷之九藝文志中





碑記

進學齋記

宋 張文潛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解聖賢之言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酬[illegible]柘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習其容[illegible][illegible]且遊其[illegible][illegible]一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在[illegible][illegible]適然[illegible][illegible]無事精思而深念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一生之[illegible]終者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

曰進而不可止晝之所遷過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言語一默一起居而漸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聖人如旦之運於天小之爲旦夜中昃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强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殺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晳風雩詠歸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illegible]之簀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旣剽竊其皮膚襲掇其土苴此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旦

而自致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

進而輒棄之以其滅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

世之君子大抵從事數年雖言語笑貌嗜慾玩習之際比

之道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

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故

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今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

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學未至道未立

哉嗟乎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爲仕者可不勉

歟元豐乙丑余官於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即其舊而完之

既潔以新矣於是悉取詩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誦習之暇

有休偃之席暑則啟扉寒則塞向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其甚憊也則卽席以休以深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日而不在是也余惰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之曰進學而書其說庶朝夕得以自警焉

咸平縣丞廳酴醿記

宋 張文潛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旣爲縣卽以宮爲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年始置丞於是遷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酴醿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爲樞密府時所種也旣老而益繁延蔓庇覆占庭之大半其花時大於其類邑之酴醿皆出其下盖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必有珍麗可喜之物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安史以來藩鎮四據分裂擾奪至五季而中

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閫之中惟我藝祖仁宗受天休命
神武四達於是斷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肆我章聖
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四方無虞休養滋
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旣已擊逐鉤取其累年之蠹矣
而後爲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强也由
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章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
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於是封禪祀后土祠老子徜徉
四方以明示德意八鑾之所經六龍之所駐是宜一草木
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駿功成烈酴醾
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

車皆爲一時之物可不愛哉

通許縣科第題名記

邑令 曹纓 湖廣

余蒞政通許初登城西望見岡阜逶迤周圍一邑意必有毓是秀者旋諧學進諸生而詢之歷道往哲之多擢英科目有官於邑者郡者藩臬者位中丞者大魁天下者適怪題名獨無遂謀諸衆揭二扁於明倫堂之壁間科左貢右悉書姓氏於上下並載官階始末且諗於諸子曰吾爲此而豈徒諸聞先達輩毖躬懋學鴻漸於時爾多士亦鍾是氣之秀也已於吾儕有師生分今絃誦於茲俾時爲屬目焉將歷指其人而謂曰某也忠某也孝某也功加於時而名完於身奮焉激勵勉焉向往於是經明行修聯芳桂籍

繼踵廟廊以贊襄國家無疆之盛嗣書厥後用俾達者專美於先且令後之繼今亦猶今之視昔同鍾邑之秀者恂恂濟濟未必不自爾多士乎激之若是於爾邑亦愈借以增重而吾吏斯土者不亦與有光榮也乎遂援筆書額且以紀歲月云

貢士題名記

縣丞 王之臣 安肅

國家以科貢取士即周之鄉舉里選上於大司馬之意也百七十年來科貢得人政成化洽有以也但世之仕者恆以科第爲榮歲貢次焉爵位遷轉亦循資格雖有豪傑之才莫不自限於出身之途甘心於科第之下也通許有學自洪武迄今歲貢凡百五十餘人其中亦有位至方伯者事功可紀表表焉在人耳目嗚呼貢亦何負人國也竹溪曹先生來令是邑揭二扁於明倫堂東西壁東曰科第題名西曰貢士題名屬予以記予惟以貢來官者願後之錄名於是者相與勸勉立事功務與科第者相頡頏毋以出

身之途而阻斯善也

重修觀音寺碑記

明 婁 良 邑人

天下之事踵訛者殆不可窮也予披邑志見所謂去治之東半舍地有岡綿亘三二里至南而勢益振復突出兩冢相望在南曰長智北曰齊布因居人姓氏以得名心竊疑之及予制雍藩以覲歸省松楸道出長智見冢中建浮屠詢之有對者曰成化庚寅夏河決波濤鼓激北之岡瀦焉涉冬水復道向所瀦者其穴豁然石門扃不可發而壁皆丹堊當臬豎一石圭題曰魏曹植之墓門之南深遠不敢入其隧達于長智兩冢之側舊有祠陋不足以棲靈趾特建宏宇俾修祀事予將未暇究已亥歲予謝甘涼事歸始

得從容遊覽而浮屠已圮遂遐盼於兩岡間因悟作志者名齊布之非訛謬相襲百餘年而一旦洪流啟之蓋英爽如在也乃請于邑大夫雲靈程侯以修舉之侯咨於僧衆中得眞錦以往及居民趙恭輦助之眞錦至則焦心勞形清修苦節惟以啟廢爲事且善醫有活人功而不利其利銖積寸累以富所蓄顧舊址褊隘乃夷岡堙壑首搆一堂以祀植復搆崇殿以祈皇祚講堂禪室門廡庖湢次第興舉架䕶宏偉金碧綺縟視昔不啻倍矣其亦可爲得人也錦爰徵予書其顛末予慨然曰是盖有數存焉爾河不決無以知齊布之非岡不潴無以識曹植之墓而寺不作無

以棲曹植之神夫魏操不待于而論定也曹子丕彰植熊
史稱植性機警才藻敏贍操愛之楊修數譽於操勸以立
嗣末幾操提師向吳丕植竝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
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乃用吳質之言涕泣辭拜
操及左右歔欷於是左右皆以植多華辭誠心不及也植
復任性而行丕餌宮人左右交爲稱說操遂定儲位丕既
嗣魏恚妒不能容植限令七步作詩成不成行以大法植
應聲而成僅脫危厄乃以臨菑侯貶焉尋復王於東阿及
陳噫植唯矜技自斁也使少斂鋒鍔丕之帝未可知又何
以容其妒而葬於此哉今冢隧猶存石主復啟則植之終

無大惡造物者亦惜其蹟之湮名之訛而托水以發之也長智齊布皆因植而名夫復何疑甚矣作志之誤而世之傳疑也昔宋丁氏家故無井懲其出汲之勞乃穿井於庭家相語曰今吾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語徹於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由是觀之則天下之井得一人者何可窮哉且志者記其實也知則筆不知則缺而妄筆之惡在其爲志也七步之爲齊布非河決其終湮沒也哉予歎茲事之誤遂書畀之使告來者亦慮夫志之不實而重取罪於後世也

重修洪福寺記

明 賈路 邑人

通許縣洪福寺住持僧恒就山重修寺成請予爲記以紀歲月予雖爲邑人然自登進士官臺省迨致政去家已四十餘年矣其於寺之創置未詳嘗聞諸先考御史府君云通許之城春秋時許男所築爲魯朝宿之地經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即其地也秦廢五等之爵後又爲許鎮宋爲咸平縣隸開封府天朝改爲通許縣仍隸開封府治之西寺舊基也屢没於河惟寺後浮屠十三級卓立曇表可證也傳以爲唐時所創理或然也洪武二十四年河決住持徐姓者嘗移置縣東因與居民雜處仍復之正統廿三年又

湲於河此大畧也歷久乏人興造今得恒就山矢心修葺慮河爲患乃培增基址搆大雄殿七間塑金像十尊廊廡僧房庖庫二十七楹金碧交輝高爽獨勝於前邑長喜其祝延聖壽有所乃揭叢林二字於門外至於遠近瞻仰莫不忻然以爲事得其人何其成功之速哉予觀令制寺之建於郡邑者謂之叢林乃設官以主之餘則謂之私創又嘗並考西方與東魯之教其始均一導人爲善去惡之心也文廟惟學官得祀佛寺則偏滿寰區是何趨向者之多耶蓋以其法流入中國既久講演空妄勝大紛紛之言一顧盼之頃便可見性超凡獲福滅罪不惟群愚趨之雖達

士亦困於迷誤而不知返皆後人附會以變其初故也東
魯但因人心固有之善使之篤倫理安死生而已故人雖
趨向之不多然亦不能外此以有生也恒就山乃兼習儒
釋者也其修復叢林寺宇直以化誘愚俗爲務可謂不變
其祖風者矣宜爲之記以示來者知所擇而勿隳云大明
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夏四月朔日

邑侯趙公德政生祠碑記　　明　王順行　邑人

公諱興邦號濟含直隸高邑人萬歷辛丑進士甲辰八月令吾許迄今庚戌大計之日政垂六載上用主爵者議留公給事兵垣是爲庚戌年四月先是公歲前偕余隨計吏去許士民知公七考二十八薦皆于上上此行無得復望借寇于是相與攜幼扶老爲壇以俎豆公焉比余釋褐歸來而堂巍然而門翼然而民伏臘之具奕奕然時新令涇陽張公謂不佞目擊公六年之政井井然當有記鐫之詞顧予何人敢辱貞珉既不敏謹就輿人道傍之誦小民去後之思稍爲次第裒集其語授之鐫人亦取其近質云爾

記曰清華之路其職易稱民社之司厥情難調我公德政孔昭其始至也未問清明之冷風先訪遊食於絕澗誅一縣之巨惡除千家之公患用刑當政一念法網之難省由教化之未明乃葺書院立章程士論親爲品隲課義手自衡評重學校政二乃慮周民瘼趾勤草莽關西北荒鹵之埆埆行東南禹甸之茫茫乍釋耒而投耜忽耕耨以俯仰興地利政三亦有天行之數適當其難如二年之水一年之暵公乃多方賑濟加意塗炭使不致嗷嗷待哺哀哀鴻鴈救飢荒政四至于河決彌望再離故常天子憫前功之不効水衡躬督率於宣防非公煦噢調停我民所患尤甚

子凶荒郵河工政五夫撫字之勞深必催科之藝淺若公
則鳴柝不驚仁及雞犬兩稅民樂自輸誰實愛其不擾完
逋負政六爾乃簿書親自校讐出納務致平允民膏一滴
而難朘胥技五出而立窘清弊蠹政七郎有欲乘間以犧
奸駭機而設坎然而三尺凜凜伺察闇閻儼皎日之當空
餓迅霆之落膽伏奸宄政八維是訓誨良民僅同畫象片
言折獄不任一偏之詞兩造質成能解三面之網體人情
政九終許之治豪强避其夏日懦懦負其冬暄禮貌優於
縉紳交接謹於宗藩上官無曲投之意旨旅客有不滯之
輶軒小大咸宜政十嘗觀自古稱美稱善大都以一爲始

以十為全若公六年之治固難馨于累牘連篇而舉其十政亦畧以見其美足愛而愛足傳後有作者當觀法于前賢至其補亥魏闕埋輪日邊事已越于吾許余亦不敢侈之丹鉛原夫立祠之意蓋俯起于蔀屋桑田故採輿人之誦而為之記

修城隍廟記

明 韓玉 邑人

先王制天下以萬國屬連卒州之相維用祇協而歸極有國者因山川之險其城制賑地以爲差侯國以蕃屏王畿而城墉又蕃屏侯國也自秦罷侯置守後率沿襲至宋咸平始縣通許鎮提封百里賑子男國而制得五十雉之城高城深隍茲爲設險而馮藉如金湯以衞民守國者蓋城以盛受人物隍則無水之池也此可見之形勝其所以體物之聄而超于高深之襃者必有以尸之故祭之雖秩無文粤昔李易氷嘗記當塗城隍廟陟祀遠矣然亦地示也郡縣又壇祀而廟焉既廟又象焉鬼神之德之盛豈假是

以神其神哉所以敬先正人其俯宇其地之歎夫社稷山
川亦地示也祀之壇而不屋則天地之氣亦達而幽明之
故得矣屋亡國章不祀也且地示莫右於嶽瀆古者壇而
不廟廟始拓拔氏逮唐廟于嶽瀆之墟象而爵之嶽且廟
郡縣城隍之有廟宜惟守令得專有事焉昌黎言天子至
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今之守長
躋山川城隍而通祀焉祀社稷山川報養民也祀孔子推
教民也祀城隍以安民也其守長之責歟通許城隍廟在
治東衢六常有一壽從十有一常而壽有半兵燹河決毀
復者幾而故阯弗變置仰維太祖高皇帝修復古制刻宿

弊而還治理臨御之初乃下詔曰神膺爵秩稽古不經各城隍以郡縣名稱廟制如郡縣歲事如儀時縣丞范世英剏于榛莽瓦礫之區正德戊辰歲知縣在邱黎公顒撤舊易新將次第繕治遽以憂去歲癸酉固安吕公輔之嘗以旱沴賊變懷祈幸不及雜圖所以報莫祀宇崇若乃言于大府既俞躬走祠下輒牘聿計度集蕤程役謀貴慎擇四人董厥役尋以病免四人乃募鄉之人富者輸泉貧者効力輦石掄材陶者陶斤者斤百工惟良群藝奏技剏正堂八楹寢二一常一仞有半廣加寢常有一尋深殺廣尋有仞半後堂六楹寢廣深殺于正堂中門四楹崇常左右翼屋

制如後堂而埒二楹門左右有便門門有塾爲屋七楹制稱于門兩廡周于堂之東西其耑際中門左右塾其後際正堂左右翼各有十三楹耑門與中門稱門內東西屋皆四楹又範金肖象朱碧雕繪彪炳歙艷褫魄奪神足以揭虔妥靈也工昉于甲戌歲之秋落成于乙亥歲夏屬當歲惡服役者闐郛溢道還運川泝竝手偕作餫寐不暇不迫而速非有鬼神異物風靡震激何其人不病勞而百物山峙鱗萃如此邪夫城隍廕庥于人是用崇報其異乎淫祀異教以徼福者與夫天道福善禍淫鬼神害盈福謙神體天道陰翊聖天子建極之盛治嘉靖吾民功也亦職也善

者錫福明德惟馨匪祭克致乃若陰慝險宄公嶬潛摶顧
乃奠先拜跽饌陳未徹滔逆已橫于中所謂妄祭無福亦
非神之望于人者天人之際神豈得而私之哉然天道神
德不違于人人之常情怵于飫福此新廟之成俾有憑託
以宣其烈人亦禁而罔肆非有裨于治乎故事地示者罔
覩穆清之地觚壇峻級蘊瘞疫縣泯形聲而昭陟降不可
度思乃屋焉爵焉象焉是顯不可知之珍也旣灌而往之
義瓢禮者重惜焉我國家惜太平之治正典禮樂時也必
能復古禮以新一代之典昭垂萬世民趨正矣四人者以
麗牲之碑强文不敏遂紀工之始終爰及古今祠祭之槩

於乎復三代之制禮也循魏元之陋習非禮也庸書以竢議禮者是歲之冬邑人韓玉記四人者趙恭景才席于紳皆耆年不負慎擇憑舉殫力以相役者也

通許邑侯麓泉潘公去思碑記　明　巡撫　王敬民　箕

晉陽潘侯授咸平令甫兩祀德澤宏敷風聲遠播政垂成士民欣戴曰皇皇惟其秩滿遷去爲恩會杞令擢主客郎兩河臺使者疏侯名請調杞命下咸平老弱遠近恫怛戀惜如遠嚴慈計上保留狀弗得乃僉謀鐫石紀侯政以志思焉來求記於余余不敏且歸田以來筆硯久荒何以應然而箕城距咸平不百里侯之政不特得之耳聞而且身籍其餘潤義不可辭也因揖衆曰甘棠有詠何武寄思自古仁人君子之治人國去之日靡不見思蓋深仁厚澤有以固其心也今則非簠簋損名鞭笞府怨甚至內荏色

厲侈然民上自謂可與古循良比鵜梁貽刺其奚以語於
民牧乃侯釋韝三年而民情若此大抵爲政有體而好惡
與革有以洽乎民心也方侯入境時邑苦旱化雨盈車甘
霖闐澤之頌嘖嘖士民口吻間比至與民更始賑賑候民
疾苦相與噢咻而卵翼之頻歲侵厲相仍枵鶉載道侯謂
倐發棠以賑民必有不及蒙恩者躬歷窮閻多所曲處家
周而戶益之民心既得善政嗣興痛懲詭秘兼并之獘則
爲之清地畝正經界重懲偏累倍斂之苦則爲之公里甲
均徭役稽簿書脊以濟勤俾積獘胥吏無由舞文而骫法
用刑罰省而不濫俾無知赤子不至重足而側目以兩造

聽民訟寧支毋害常循三脊歷旬之故典以晝一張令甲學簡毋煩常懷束薪椎髓之隱憂邑土瘠賦繁前此多藉手里胥貧無力者即破產不能爲償侯立三限法不煩一令不驅一役人爭先期委輸毫無逋負其盛德之感乎惡無弗癉善無弗彰侯發奸摘伏又神若虎而冠狐而三窟則折首思醜而萑苻之寇椎剽之黨悉爲捕鞫加三木令不得爲善良殃其仁者之勇乎且性簡樸串茶片楮取償月俸間出百里外裹糧自隨僅一脫粟飯不餙厨傳其惜民脂類如此學校風化所自出闢雲路建書院儒之窮者有賑禮之廢者必復嚴藝課正學規其培士類又如此至

於破瓢爲圓斵雕爲樸至誠以格欺寛和以得衆入覲而琴鶴自隨當官而三事自盟喜怒不形於色萋菲不入於耳民有貧鬻其妻者給貲完聚僚有廉無以歸者豐積送往此又出常政外而歷歷可紀者兩年間民安物阜時和歲豐非侯之賜耶設復借寇君一年其政異更當何如耶昔范堯夫令襄城勸民豐桑程明道令扶溝除胁取舟商盗俱治行爲河南第一燗然史册侯仁厚嚴明慱大敏捷芳流何召嫓擅范程千百禩後當必志典籍與諸賢並垂不朽矣直今日乎哉嗟嗟侯在咸平去之日咸平思之今治雍邱杞之民之德之也不俟卜矣侯異日應徵書非訶

鎖則烏臺去之日又安知杞之人不以咸平之思而思之

祀之耶侯諱文別號麓泉山西太原府寧化所籍直隸廬

州府合肥縣人登乙未進士

邑侯傅公生祠記

明　王順行　邑人

侯之治吾許四年於茲矣戊午公再以計吏行明年部例當留邑之士民相與追送於大河之滸其老弱不能遠送者扳轅遮道車轍不得行相對感泣公亦泣下曰爾曹得無謂我爲不復來耶吾之俸猶未足格倘得還吾舊許吾所深願亡何計吏事畢當事者欲急藉重公公以俸不及格辭俄而戶曹之命下公遂不能辭也是時百姓日夜望公之來而不復來因相與追述公之德政而歌之又相與圖報公之德政而尸祝之醵金立祠伐石紀事謂順行曰君始終與公知深習公德政壽之貞珉余謝不文

衆曰雖不支猶勝失實也因憶公之始由選人令吾許余時在京師侍公最先人言公高才鴻文栩棘恐非鸞鳳所棲及諦觀公之眉宇冲然穆然殊與民社有深意比至吾邑首除積蠹以鑒前車吏傍觀逡巡畏若神明民有對法案者第令兩造偕來隸不得恫喝之罪自城旦鬼薪而下第取加荊亡庸贖鍰胥不得高下之若韓饑且欲死邑中與社有正督稅有長保甲有役所從來矣公一切停罷故賦役舉而民不擾邑無郵傳凡供張薪水之費非県市肆則累富民公悉取辦自官四年所捐俸薪不貲民之古籍鰥文公增丁男於宮額之中正欲減丁銀於舊額之內議

雖中格不行然其心已幾過貧屋民有輸納必開取自發
凡應入而私徇直者杖毋宥應出而私畸輕者杖毋宥士
田昏姻從民覈議其濫觴違年謬希增價者杖毋宥有僞
本徵若巧爲鼠牙以凋三老嗇夫者杖毋宥是以訟師异
跡魍魅僾首人不識吏夜不吠犬計四年所省縉錢無算
征時流移載道萑蝗蔽野非公清靜寧一培養元氣補循
至今當不噬齕胷吸髓以果越俎之腹矣公廉明爲用仁
心爲質且亡論符宇下赤子外歲中寬有罪不忍深文在
他邑聞風赴愬者即事已成案凡情涉可矜有寧逆上官
意而不背以人命爲草菅者至處悍宗勢豪則執三尺維

讞上官用是特重公有大獄必屬平反賴全活甚衆聽斷之暇則以修文學爲不朽事蓋文章吏治公已擅美一時乃居恒崇奬節義其大者在闢二忠祠之厚在纂葬趙爲工務之勝地夫二忠名許人曠世相感豈宗德者而能爲此至於重學校以振士氣禮縉紳以廣謙益又高才鴻文者所難瞻拜宇下者幸勿以順行之言爲公去後陽[illegible][illegible]故事雖更僕難數僅次其崖略如右以俟觀吏治者采其廉明直愛之實傳之史策以示永久且使後人因公祀以知是邑之民尸祝庚桑楚不虛耳公諱國字鼎卿別號冉
[illegible]癸丑進士青之臨朐人

忠節祠碑記

明 趙秉忠

通許縣舊有忠節祠祀時公也公當武廟時以明經授梁山簿權縣事值流賊藍四等合圍攻城公堅守七晝夜城陷被執賊刃公面使之跪不屈刃脫雙腕公罵不絕口而死妻賈氏聞變自經賊嘆曰賢哉夫婦因縱火大掠而去女竹青年九歲亦投于火事聞贈廕有差勅建祠春秋祭享如制賜額忠節祠祠舊在城北隅歲久傾圮萬歷乙卯丹亭傅君來侯於許拜祠下見陳丹暗粉風雨不蔽慨然嘆曰公父子夫婦節烈萃於一門而祠宇不修其何以勸於是捐俸錢鳩工庀材改建於城之東郊地極爽塏於九

月十一日經始十月二十九日落成率士民張鐘鼓具牢醴祀事孔虔許人懽慶余聞而嘆曰忠奮激烈抗志委身自足不朽於世特恐表章缺人歲久湮沒是賴維持風教之君子昭揭餙新雖經數百年人心益以躍露風化日以振揚所以翼宣世教敦植人紀侯之功詎淺鮮哉惟念梁山彈丸小邑當寇訌國門公奮臂捍禦控弦無一旅之師銜鋒禦七日之寇而卒以身狥義其大節與張睢陽顏常山何異況妻死於經女死於火更有以濟令名而揚休美嗚呼公之夫婦父子胡弗造於天罹慇凶若是公之夫婦父子胡獨全其天而得死所若是意者天授貞白超出常

埃而有礴於赤日烈於秋霜者耶以彼慷慨殺身計不遑顧安如有當世榮名與身後之永譽而一誠所結百靈儼易故宜英風正氣能感動人心於百世之下也侯生平斷斷嘗不可一世至談忠孝節義事髮上指涕泗橫下筮仕嚴邑即思端人心而挽頽俗忠節祠之建乃其首舉從此許之士民景先哲之儀型爭自濯磨忠於國孝於家化成於天下則斯祠之建豈非轉移風教之一端乎時公諱植字艮材通許人偉侯名國字冉卿山東臨朐人萬歷癸丑進士

重修元帝祠記

明 劉崇儒 邑人

許城北郭舊有元帝祠失建置年月予時偕諸生候吏抵祠下見桷摧陛凹繪剝瓦穿蝸篆蛛羅擾擾焉布滿壁棟之上且諸丐者瞽聾羸跛裸然枕藉其中因仰而歎曰祠所以尊妥靈也祠如是神奚以祀諸父老過者亦曰帝之神庇庥吾民因祠以祀之祠如是神奚以祀邑大夫至者則又曰宰邑者主境內百神之祀祠如是神奚以祀於是邑大夫集諸父老命其會材儲費而用新渠䕶焉卽故地益加恢隆延三常有尋袤七常尋有五尺中之北爲殿六楹崇三尋有半廣加尋而遂損崇三之一前爲複宇尋許

又前二常壽有四尺爲門屋楹視殿損二崇遂廣各加殺矣由是腐敝之易也則偉而榱題焉故陋之撤也則堅而甃甓焉領圯之除也則又整廉隅而壯垣壁焉自餘之翊而簷阿嚴而階陛煥而丹堊而楯而楹而牖戶畢以法圍復繚以崇坦跂焉弗可內闔左馮鳳岡右瞰周道負玄冥而拱離陽望之栗栗乎崔崔翼翼焉枚枚卽帝祠之成偉矣嘗考元帝者曲禮所謂後元武北方七宿之象也傳謂龜蛇是已謂之元取其方之色也謂之武取夫兵之義也世以兵足屏國而衛民是故宇其地以定祀入其象以致嚴而帝其稱以信報也夫位定者從功入者禮近理者妥

今天下之祠帝者率北焉建從其方也天下郡邑鄉鎮罔
弗祀者酬於國於民之功也天下淫祠雖毀者弗可指屈
乃帝之祠載在祀典尊奉日隆祟乃理之正也於戲祠之
成闕規有侐於昔不翅倍蓰焉加也固其所哉惟時某夢
帝誨命伐石紀之因有文石之請予惟是焉弗文爲文者
弗得也文爲弗石傳之者弗世也爲而傳傳而世文惟弗
理之懼也兹姑文其可紀者若夫姓字里居水火內鍊之
說吾敢據浮誕以誣神人哉

通許尹石陵胡先生去思碑記

明 袁方

石陵先生者山東濰縣人也姓胡氏名節字介夫寄號石陵子云舉嘉靖癸未進士官通許來謁空同先生於汴館一川子與放談於一坐之間識其面今官轉北太僕丞去矣許賢良一中子韓禹卿來曰一川子識石陵面諳其政乎知許人之思乎思而病者茲殆起乎頃石陵官敝邑也敝邑狹小如斗焉着之升則歉加之石則溢畝之易傾䕶之斯完往官者咸傾之半民罔堪焉石陵來輔器也知斗易保民之在石者石陵先足食衣妥幼老給之貧勸富殷寬利辟薄賦斂民瀏瀏乎安而裕矣鄉父老歡而笑感而

悲詣公署仰曰縣主公神耶奚蘇吾之速耶奚來者奚晩也石陵曰噫去矣從之課學徒拔賢英薦孝弟獎農桑舉節義畢姻喪颯颯乎起若脫若揚矣鄉父老衣冠士詣公署悲而歡者交焉仰曰縣主公古賢人之風乎奚禮教義激之漸漸乎漸之而化也奚速乎來奚晩乎石陵曰噫去矣如莫敢承者乃始營其餘駿城浚隍樓櫓遮光魏廟新像雲輝載揚樹木坦途百里堂堂竊斗者盜聞之則藏擾斗者吏亦允維良百爾瑣務而剸而康晝庭獨坐若無事焉細細爾聞謳聲之作也觀風者嘉旬撫者薦天子擢之而去許之民奚堪哉始之去也無老幼無婦女號牽其衣

惠學其馬咸曰縣主公來于奚晚去于奚速傷乎天哉不
留也乃石陵逡巡爾莫敢當焉别也入省矣農者輟耕織
者停機婦哀其夫失主老戚其死無日女長罷工見識亦
啼戸戸如一焉有自省人來者羅聚詢音必曰縣主公寧
來乎知其不來咸悲也已而道便於家山有自山東人來
者必問曰縣主公福乎壽耶知之則喜之也及其官京師
也有自京師入來者必問曰縣主公轉遷乎藩臬我河南
巡行我城邑寧復覩其面乎念之念之而泣也是思者思
之不已也於是建祠焉表其思一川子敘祀起吁而歎曰
嗟哉石陵古所謂良吏殆斯人邪昔識其面今諳其政若

此夫思者本之心者也生之感者深弗心曷感弗感曷思弗政曷感之深思之不已耶歌暮者廉耶詠棠者召耶借者寇畫像者張耶不思不政不政不官不官有負乎天子後官者石陵哉石陵哉

城隍廟記　　國朝　王章炳　邑人

考厥祀典有功德於民者例得徼肸蠁由天宗而次之岳瀆方社皆被赫濯司馮生命脈者一同之內秉陰贊陽時風雨捍災患呼吸與民通唯城隍之神是覗廟祀優崇所由然已曩季天不挾明敵烽燹遍汴豫許遍左輔焚燬尤烈勢不令祠宇獨存　清閏肇興唯神道隆則隆毅然來相陰騭爾困踏斧餘之赤子言旋言歸壯其筋力以闢荒歲更從翳林茂草中幻出麥菽贍諸乏粒食者民乃得不餒仆克康功積十有二年及今茲師旅不擾被害不傷人和年豐閭閻之嗣繁碩易磧礫爲綠疇始則野無鳴吠漸

且戶有焉矣始則瀰望宵烟火漸且商至如鶩矣始則祇聞哀弔聲漸且絃歌溢東壁抒軸韻西軒矣猗與微神力寧及此歲已丑關左姜侯來從父老言謂修舉廢墜盍先諸廟陛尊而體肅庶幾大夫親邀士駿奔庶婦伏臘禱籲類首蘇旟帛之無有隕越聿新之工未竟姜君遷古韓賈侯來侯固於事神寧民之道尤摯者自癸迄乙悉出善政福民凡民之歌舞而沐浴以爲潛啟嘿佑胥神庥也益樂輸而終事焉殿寢齋廡庖湢師祀室共若干楹朱丹彩繪煥其中翬飛矢棘耀於外巋巋鉅觀於焉告竣神所憑依惟在斯矣嗣今閱千萬禩無數之廟貌成後先兩大夫道

諸彥士者庶難量之慮功也其樂施董督協濟之姓氏悉

可以不紀

邑侯費公墓道碑記

國朝 江天消 江[illegible]

天地間偉人生不偶死更不庸死大事也與兒女子訣不若與詩書訣又不若與國家之百姓訣其死也端而雄仁義而神明則通許令費公其人與公令通許甫四十日流賊以萬衆猝薄城下公執矢登陴以捍數日援不至公度不支乃屬邑之父老曰食且盡事去矣徒效睢陽無益也我生不能全若我死而若全矣苟若全而我死又何惜也父老莫不泣下公乃正笏端冕望闕北拜懷笏躍入井中死事在崇正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翼日賊入城得公尸面色如生衣冠不損屹如也賊怖而義之葬以禮嗚

呼度公之靈必曰賊磔我則榮殯我則辱我矣公寧樂爲
賊虀者哉邑人士德公活許人數萬無男女少長皆爲公
縞素匝月咳蘧於鳳形岡至今享祀無缺墓去城不數武
巍然道左過此者皆將識爲明通許令費公之墓余承乏
宛李以公謁過許陳牲草祀拜公墓下固以梓眷實繇景
慕也許令君賈獻之先生曰公祠許名宦許人哭公詩章
载志矣曷碑諸乃以碑詞屬余以余知公詳也公豫章之
鉛山人諱曾謀字明道成化丁未廷試第一拜相國諱宏
謚文憲公之元孫也家世傳臚者二成進士者六孝廉七
淵源古學聯鑣膴仕者則公之父明經蔚菴公叔明經去

議公也公以五經應崇禎拔選文章奇古然非公之事業也公之事業其在與許士大夫百姓爲訣之日乎而又有謀余爲公圖歸藝者余應之曰與其蒿楓大槐子孫守之泯泯無聞何如與許之百姓士大夫長黍稷盤桓於婁風寒月之下百姓快而公亦快併過此者皆得拜稽爲公快哉

新建聖母痘疹神廟碑記　國朝尚書黨崇雅

易曰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何以故其即人之德與情其相召乎故元氣保合則天地之生機乃來而人之一身有以萃之靈根逗茁爲萬有珍寶如養生家所云天下之母而孩天下之嬰兒皆以存乎其人而已世傳感應之說尚矣然不越二氣爲本若乃躬之陰陽不調而以生生之理望之司命其可得乎此聖王治天下必以人道先之司農馬公家世三韓從龍來勳業固自燦爛余侍同堂且知公也最深性聰學博由監司而總督而主籌國計矣淸矣勤矣愼無念不爲斯民保太和無事不爲　國家培元氣

生機乃來斯其有以萃之而造化在心矣洎其往巡湖南
道豫之通許而子雄鎭痘陡發愈不數日公德不自德而
歸德於聖母之靈應乃於乙酉陽生日鳩工及臈踰月而
畢其祠循南門入西折房營一區儆以庭堂列聖母像三
榱桷几筵恍能變動兩廡像以痘神所專司事之童以至
堦墄墁圬重門具備繙流羽士伐鼓扣鐘烱蕭如縷蜡照
徹宵豈曰俾此之繪榮者恒於斯齋祀者恒於斯盖謂惟
德動天公不自德之意難以語人而寄之祠歟倘後之人
識公之意陰陽各符其則此德此情直可與神明萬物通
將生齒日登於版叉誰不懷公嘉惠一如嬰兒之望慈父

畢薦俎豆公於社矣余信之理以測之乎數郤公湛澤覃

孚永錫祚胤於以延瓜瓞於奕世胥斯世斯民得食繩繩

蟄蟄之報則燮理陰陽而平成在天地長養在萬物經邦

宏化於公乎益信矣

新修儒學碑記　　國朝陳熿

聖王以民社之寄屬之分土而治者郡邑大夫惟社稷是祀昭明齊遬以將祈報爾已而辟雍之與雖天子必執爵再拜獻南郊而外禮莫與媲焉降而九列重臣莅事於外甫入境亦必齊祓謁所在　先師不及他祠廟是澤宮之隆重無都會州邑當崇飭不當窳圮也蓋社稷義主養庠序義主教養之責可分操教必統於一尊肅大聖人之宮以勗弦誦之侶而胥天下聚而禀素王之一治士以聖爲歸民以士爲重故士束於矩則無勿束也司治之大端審先端而圖之則餘蔑不舉矣

新朝奮興純理嘉與薄海維新　宸扆方躬親太學以倡侯甸一道同風之本舍興行無繇顧荒茀罔戢不亦長吏之羞耶歲癸巳賈大夫來蒞許甫肅謁見牲璧委諸灌莽蓬藋之室以奉尊儼旁不容几席安問廡榭大夫愁如日事孰有大且亟於斯者毅然謀新之雖費實不貲而公灼見其鉅在易巽之九五以議革也曰後庚三日吉後庚爲癸入養漸裕則教益亟烏可緩諸立與兩先生謀鳴鐸裒衆余將爲若先城闕之謀寧唯余是恫二三子盍共勸實枚之役捐鏹鳩工不匝歲告成事於是哉宮丹闕峻宇周垣春秋肆祀儼然逆宣聖之衣冠來其色笑前此未有也

夫修復聖宮以宏教思振新士氣以壽國脈顧不得之他
人肇之我公似夫徘徊焉以屬賢有德者有功名教僅討
稷臣云哉斯役成豈都人士之福諸父老實嘉賴之異日
藹言駢興秀良聿起無不中才之累以憂厥先詩曰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言敦行也大夫之德造於懋矣若夫縡
席之克襄薦紳之捐助羣弟子之分董胥賢人也例得並
紀以志不朽

重修通許縣瘟神廟碑記　國朝邑令陳治策幸五

通許瘟神廟在縣治南襄平大司馬馬公諱鳴佩所建修之者則大司馬曾孫安陽使君貞庵也大司馬從龍樹業爲山右楚南粵翰晉少司農總制宣大持節兩江聲績懋著當壬辰之歲監司星沙道經通許時公子文毅公尚在髫齡適發瘟症既痊大司馬心喜而歸功於神爲建祠以祀關西大司農黨公文以記之蓋文毅公爲異日名世宜乎神之呵護而默佑也迨文毅公既長雅負才望歷官司空遷閣學出撫粵西興大利清積弊士民登衽席三載値演氛騷動文毅公從容赴義暨元配李夫人冢媳董淑人

闔門殉節事聞上特沛溫綸賜謚文毅親灑宸翰勒諸貞珉官長子以四品京卿游歷副憲擢司寇轉司馬陞少宰往撫黔南遂督漕淮上相繼督師塞垣所在功業炳炳昭人耳目貞庵即督漕公之冢嗣也其宰安陽之三年余來令茲邑甫下車見南城內有瘟神廟在焉都人士爲余言曰此襄平馬公之所創也惟茲瘟神求而必應感而遂通數十年來靈爽赫濯何莫非馬氏之功德歟伏念大司馬及文毅公之事業滿天地忠精貫日月足以感動人心而生其嚮慕舉凡四海九州之內靡不歌功頌德而茲邑瘟神一廟亦爲遺跡所存故都人士之嘖嘖稱道不衰也會

貞庵暨余俱以公事過汴握手晤言余爲具道其所以相
與感慨者久之貞庵曰建廟之由早已熟悉之雖曰神所
憑依亦即祖功宗德之所寄也何可以勿修於是捐貲庀
材葺而新之嗚呼向令此廟不遇貞庵邑之人士亦且忘
神庥之永賴思忠義之流風必不忍使其飄搖風雨頹廢
於荒煙蔓草中乃旣有大司馬公作之於前而又適遇貞
庵使君新之於後不可謂非神之默爲感召而令其祖孫
之作述相繼益使人傳爲美談而歌頌於勿替也余與貞
庵以梓戚而叨舟濟又與貞庵外父康程程公爲同堂寮
案故不共襄盛事乎工旣竣爰集紳士式薦牲醪遂述此

爲記時康熙乙亥仲秋

白衣大士建閣粧像落成記　國朝學政靳讓嗣臣

咸平西南十五里爲北魚營村何氏世居焉其村西北有觀音寺由來舊矣明天啟二年何公諱登科者以善行著于鄉立會醵金建白衣大士閣於寺之坎方寺無閣有之自何公始明末毀於寇遺址雖存而金碧莊嚴不可復睹矣順治辛丑歲公之子奇榮爲余姊夫懷承言孝思之心爲興廢振頹之舉復約會以圖重修會遭河患而止康熙元年壬寅河叉決工訖不能舉姊夫榮亦賫志以歿越戊申榮子從坤思約會以成先志次年巳酉秋再大水願仍弗克遂逮庚午春余姊下世屬纊時囑從坤曰白衣大士

閣創之者汝祖也自兵燹後汝父屢欲修之而機會多失
勿論無以妥侑明神且恐不能告無罪於祖父汝其識之
從坤受母訓無日敢忘辛未二月卽庀材鳩工甫月餘而
閣成甲戌五月裝白衣大士像祔於閣計費五十餘金盡
出之囊中他如爲瓦爲木弗算也繼父志述祖事而類者
舉之廢者興之六十年來閣乃自今始巍煥如舊於戲何
公可謂有孫矣余姊夫與姊可謂有子矣說者曰其奉神
也至敬也其輕財也至義也其承先也至孝也一事而三
備焉然余之所以嘉而予之盖有獨重者在慨自佛教流
入中國梵宫剎宇幾徧通都大邑並逮窮巷下里莫不家

親爲舉已歷數千年矣何有於斯一閣也者雖是從坤奉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恪尊易簀之命能紹已絕之緒爲仁人孝子之用心不可以不表而出之也其在詩曰君子有穀貽孫子何公有焉又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從坤有焉書曰厥父肯堂厥子乃弗肯搆甚矣繼志述事之難也余是以樂爲之記不獨教善且以教孝用詔夫何氏之爲子若孫者

西王母香像碑記

國朝邑令□輝 蹻武

許邑舊無西王母祠邑人亦未知崇奉康熙十八年里中張會極等傾心道教嚮往長生之旨建會而尊禮焉因於城西隅刱立殿宇雕繪香像金碧輝煌儼瑤池之降羽儀整肅駕青鳥之輿徑僻地幽瞻廟貌者不啻若玉山瓊島真可邀仙馭而契清修矣已落成屬余作文以垂永遠時余將赴景州任重違士民請因記其事而復爲考所從來以示之常讀穆天子傳與漢武外紀載王母晏天子於瑤池及來降漢殿如所謂白雲黃竹之謠滄海桑田之說若有其人而當世帝王慕尚仙靈真可與之延接而躬承教

者其事雖詳其語頗誕故後人於兩君不能無譏世之君子又往往藉兩君以諷切時主神仙之好以爲滴洸欺謾未可信也惟道家者流謂王母爲修眞之始祖夫西爲金位萬物之所成就也金太陰之精也亦屬坤方坤母道也故道家稱西王母亦稱金母用配東皇與木公夫亦隱約其義以喻眞修之秘而非必實有其人而乃世之人相率而崇奉之不亦惑乎雖然神之所在莫不憑依苟屬信心又何非左右所陟降而儼然可接者乎今夫人之所處不同則其事亦異貴爲帝王承天治人一日二日萬幾也不但臺池犬馬制防宜愼卽神仙之好亦必痛絕之如周穆

漢武且貽譏於後世至士庶人矣必求道建宇設像朝稽
而夕拜而人無有議之者何也此無他帝王之位危而士
庶之責寛理固然也然則諸善信之爲此舉也雖未必即
證元修超列上眞然其心已無滛邪匪僻之萌矣固其可
垂遠而不替焉者也遂爲之記

重修啟聖祠碑記

[illegible]縣[illegible]

粤自尼山一禱玉書吐於闕里鈞天奏於雲中萬[illegible]聖生焉由是言道統者由堯舜以迄文武周公至[illegible]集厥成言世系者由契而湯由湯而微子至叔梁[illegible]聖其明德由來遠矣明嘉靖九年從大學士張璁[illegible]京國子監並天下學校各建 啟聖祠蓋雲礽既襲[illegible]之封則聖考宜享俎豆之報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illegible]尊道固然也通許 啟聖祠遵制建造歷今百五十[illegible]間亦補葺而湫隘頹敗難肅觀瞻且祠前地基爲胥[illegible]侵暹等白之當事得復舊址諸生王九錫張時行等[illegible]

材問新更爲擴大之前有門中有階周有垣刑牲有所樹以松栢制備矣暹廼沐手援典禮而爲之記曰吾昔夫子道冠百王教敷九有七十子之徒彬彬函丈極盛於斯迨沒而俎豆牲牢莫敢或廢何其隆也嗣是蒐羅聖經者傳道之功則漢儒有祀註疏聖經者衛道之功則唐儒有祀抒發聖經者體道之功則宋儒有祀誦法私淑者見道之功則明儒又有祀矧夫太極生兩儀星宿滙鉅海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　啟聖者哉其河目而龍顙者黃帝之形貌也其修肱而龜背者成湯之容體也惟此身體髮膚所從出鍾靈毓秀所自來不別立廟以祀之揆至聖在天之

靈安乎未耶至若堂上堂下昭穆之序嚴矣祀先賢而

辨先賢所自出則子進配席父居廡列禮制豈云盡善故

祀啟聖即配以先賢所從出之賢推本至聖之先波及至

聖之徒此皆天理人情至當不易者也且夫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先賢先儒不同功配饗從祀不同位皆有定儀不

可紊也往者丁祭先大成而後啟聖聖賢師儒合爲一壇

同列南面殊爲悖戾夫學校雖有鄉國之分而禮文無

隆殺之異今爲考正祭日先啟聖而後大成以從子不先

父之義聖賢先儒分爲五壇如大成殿四配十哲之位與

昭穆秩然而幽明上下神人胥悅矣再考兩廡諸賢從於

至聖東廡以先賢澹臺子滅明爲首西廡以先賢宓子不齊爲首自北而南以次爲序原無獨擅之尊各爲昭穆之理今祭於中央置兩賢於北隅於理未安又啟聖祭器一視先師惟太羹太牢爲帝王特薦之敬其餘器有定數合有常品均不得牖爲損益因並考之鐫之貞珉俾後之君子有所折衷焉

創建魁樓碑記　　國朝景暹邑人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宫按天文斗爲帝車魁主日平旦建寅德在東方故天下祠文昌者宜設位於東方從所向也夫列宿之數與朝廷建官相埒各有所司文昌司士籙掌桂籍而斗四星爲魁其職與文昌等東晉張氏言之綦詳固非尋常之懸象著明昭布於天與人事無所係維者也我許前代科目先後相望典型可觀邇者春秋兩試數黜於有司二三篤志之士垂首喪氣泯泯伈伈絶口不敢言文堪輿者曰盍建樓於東南城隅繪魁像於內萃文明之氣焉歲丙寅合同志謀之庚午夏厥工落成計其費幾

二百金凡所以荒度經營者旣靡且久矣事或何可以無
記余惟文明之代地絕天通神人不襍揉凡夫修身立命
盡人合天之功决之於已一切福相造物矯誣怪誕之術
皆所不道於此而謂惝恍冥漠中有陰操人主之柄而進
退天下士者往而求之可得也其誰聽之今吾輩毋亦玩
日廢時於修業缺焉不講問經史謝不知問諸子百家謝
不知問當代掌故謝不知日汨沒於帖括中而乃乞靈
於天官家言曰吾自有縣運者以司之不知司籙之神亦
何愛此贅疣之士以開僥倖之門雖牲牽酒醴日陳於前
而譽榮告處究何益乎雖然天下事因其勢而道之從勸

用力者多也是舉也都人士屬耳目焉旨茲以往其[illegible]
乃心凝乃神精極八荒取材百代以求質對於司籙之[illegible]
或庶幾一當焉未可知也且多士既洗心研慮以邀神[illegible]
神默佑之以啟其聰明而益其智慧使不至於闇闇汶汶
終於無就亦未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文者春華也行
者秋實也神所憑依將徒以其文乎抑以其行也浸假優
游漸漬含英咀華於經術中而顧恃學而驕矜已自用則
環視斯世之皓首窮經羼下終老者又豈少哉然則今日
宜何如曰磊落光明以植品清心寡慾以明志博古勤求
以廣識神明變化以盡材立身惟是文章惟是得之惟是

失之惟是仰觀之無忝捫心之無慙胥此道也所謂地絕天通神人不雜揉者於是乎在脫巳之不立而徒諄諄於天官家言則又余之所不敢知也

創建殉難邑侯費公祠並修費公墓[illegible]

[illegible]

維傳有之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以勤[illegible]

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洵斯言則[illegible]

公矣公以崇正十四年筮通許時流賊[illegible]

縣公自維斗城强與爭鋒必被屠戮乃泣[illegible]

至此我惟一死可以全邑乃抱印綬北[illegible]

國朝定鼎崇祀名宦事載墓碣可考[illegible]

就淪沒且饗堂不設繚垣不具已為芻牧[illegible]

天之靈能無忸怩乎暹日挈心傷約同志[illegible]

公下車廉知其事慨然曰表章先烈守土者之[illegible]
捐俸且倡好義者爲之助於是平蕩壑築牆垣[illegible]
間廡房三間凡庖湢之所無不具舉檢書院舊基[illegible]
十畝繞塋鑿濠養蓮俾僧守之世世勿替擇吉入主[illegible]
縣丞田公教諭謝公附焉祀禮既成不可無記爰[illegible]
束髮受書莫不以名教自期及一旦遇大變臨大節[illegible]
依違澒洞靦面偷生者比比而是即或一念激烈[illegible]
往卒使刃挫身敗屍骸原[illegible]壞郭淪於邱墟廬井[illegible]
豢於職非不云盡獨如民何哉若公之捐軀報[illegible]
眞志臣義不難義如其勇[illegible]時度勢就[illegible]其者全[illegible]

孰如其仁仁智忠勇一身備之所謂以勤死事以勞定國捍災禦患者微公其誰與緒蹟顧使憑依無所硎篋缺如[illegible]論報功非宜將所藉以勵世磨鈍者又奚恃焉乃閱七十年始得林公提挈以底於成可知天常民彝不謀而合變則履其事常則存其理心源相印若合符節孟子所云其揆一者不益信乎自茲以往睹斯祠者知賢人君子雖遭際不幸而至德幽光久而彌彰皆油油然勉而思忠勉而思孝敦節義植綱常而人心風俗庶其瘳矣乎爰爲辭二章歌以侑食其迎神曰體往塚兮主在房公歸來兮毋傍徨撫長劍兮斬欃槍爲我民兮暫韜藏溯往事兮淚如滂

正氣塞兮與天無疆郊有牛兮田有桑匪公賜兮胡不圻
公之留兮還賽公牲牽潔兮設中堂父老戴兮永不忘維
公饗兮樂未央其送神曰駕言出兮何方繫錫山兮故鄉
鄉賢祀否兮滿目凄凉靖節此邦兮地久天長肅肅龍驤
兮兩公同行挽强弩兮射天狼天狼射兮呵不祥福我人
兮庇我疆河之南兮江之西往復還兮任翱翔

[illegible]建公孫子羽墓碑記　[illegible]李爲[illegible]

康熙甲午歲令承乏咸平書[illegible]暇與士民訪尋遺蹟東[illegible]三里許有冢屹然傳爲鄭行人子羽墓云夫子羽系出公孫位均七穆當時晉楚交爭鄭靡寧日子產有辭尤倚行人以爲重觀其對公子圍數晉楚人垂橐則以文章詞命弭患於未然而保全夫弱國是其奇傑之才也通邑即古許地鄭自莊公入許使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壞地褊小附隸於鄭行人沒而隴墓留此有自來矣獨怪夫寒原零落荒草斜陽徒供憑弔而未有一椽之植片石之銘以表識於無窮豈世遠迹微而勛業有未盡悉者耶將

世所重者在縱横捭闔之士而罕容儒雅止干戈於談笑者未及察耶抑情深思古而倡導崇祀使無忘前烈者必有待其人耶景遜翁先生積學醇儒留心名教歲乙未與令似孝廉心水相度塋旁夙肯興役將建祠焉以其事屬謀於余余喜夫俎豆先賢者有同志也乃爲禁芻牧設經營捐俸相佽鳩工庀材錢若干緡繚垣樹以松柏不數月而向之寒原荒草頓然改觀矣既成先存恐久而易湮也屬予記之并爲立法使可遵守久遠以垂輯勿替意云

書鄭行人祠碑陰

國朝 景遷

嘗觀古卓犖之士負長才抱偉畧其言論風旨苟可表見於世後之人遑遑即其里居遊息之地流連咏歌以寄其思慕之懷而况爲聖人之所稱許行事見於經史有不動人景仰尸祝之念者哉許治東三里岡阜綿亘環繞紆折有塚峙立高插雲表者鄭行人子羽墓也形勝家謂一邑文風所繫理或然歟粤周鄭壞爲今新鄭地鄭自莊公後其國漸强其地日闢許去鄭僅五舍地隸鄭無疑則行人之卒葬於鄭地固其宜也子羽當成公時公孫僑裨諶爲大夫公孫揮爲行人國有諸侯之事子產每問子羽使與

諶適野以謀可否如楚以弭兵逆豐氏用子羽言遂垂櫜而入詐不得行則其善於詞令亦可見矣夫人臣之當國也上為君下為民鄭當晉楚之樞凡四十年君安於朝民安於野固僑之力哉行人亦何多讓焉夫子於為命而書曰行人子羽修飾之蓋重美也春秋之例人臣不稱其職則削其官諸侯尊德則書其名今書曰行人則無愧於官可知書曰子羽則德足以配位可知記事於名鄉多微詞若子羽獨深嘉樂予則其人之克當聖心而為聖人之徒也[illegible]弱矣今塚在許之近郊為[illegible]堂不設繚垣不具[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與今學無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先賢之祠墓沒[illegible][illegible]

耶且境內冢墓不一廣武君有祠廣野君有祠陳思王有

祠而行人獨無祠余以吾輩誦法孔子而不能推尊孔子

所表章之賢心甚愳焉因欲糾衆創爲修飾書院其左右

翼立討論潤色二齋講學其中振興一邑之文教但所慶

浩大功難猝舉會三吳李匡山先生視篆斯土甫下車即

捐俸奬勉爲建祠堂三間門房一間繞以欄墻砌以臺堦

庶先賢之靈於兹妥侑焉若夫置祀享之田養典守之人

前余有志焉而未逮也後之君子儻能踵事增美以勷余

之所不逮是闔邑文風所由係也予跂望之

菩提菴置地碑記　　邑人 章 遲

菩提菴者本隊地僧慧慶募四方財所創規制未備越十年而其徒明証明白撤其舊而更新之凡陪殿祖堂庖湢繚室罔不整肅又過以碧垣植以樹木雜以花卉晨鐘暮鼓朝課夕誦都人士經其地者靡不俯而入升階而拜肅然惕然興起於善而消阻其平日之不善余曰此化民成俗之機也是可用以爲教矣於是結社醵金得地五十畝事既竣爰爲之記曰昔先王之教人也養之於學宮董之以師儒有君臣父子之倫使不蹈於詖行有詩書禮樂之文使不惑於邪說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斯其爲

教亦已足矣而乃有顯悖乎聖賢之訓甘羅乎文網之中者其故何歟葢常人之情必有所冀而思奮必有所懼而思懲今但語以吾性中有善善固吾之所當爲吾性中無惡惡固吾之所當去彼儒其貌而市其心者尚惝怳不知所從而又何論乎機智之輩顓蒙之儔哉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善化民者亦第因其勢而導之使之有所慕而前有所畏而阻焉斯已耳今斯菴之名勝既使人觀感而與起矣吾慮過此以往餬口無資衲子散去榱桷頹凡筵廢廻視今日如雲捲波逝杳然不可復追而欲使人肅然惕然與起於善而消阻其平日之不善也其道無

而故欲爲百年可久之計必須百年可久之業使僧世世
守之庶鐘鼓之音不絕於朝暮課誦之聲無間於晦明過
斯地者肅然惕然千百年後常如一日斯不亦藉勢利導
之微權歟況此刹幽邃窈窅林木參差掩映縱目四顧可
以動騷人之逸興起文士之謳歌而經聲梵唄繚繞於晚
風殘照之間其足以滌塵慮而發深省者又安在非吾儒
懲忿窒慾之一助也耶其在詩曰以社以方我田既臧春
秋傳曰潔粢豐盛時和年豐蕃言天人之相應也今土地
所產以之奉神則爲明禋之昭格以之贍僧則爲惸獨之
賑濟以王道之正大行誘掖之婆心胥於斯焉寓之矣是

豈矯誣佞佛者所可同日而語也哉宜將畛域尺寸列之
貞珉俾後人得以考據而豪強之徒不得兼併云

邑侯孫公遺愛碑記　　　　邑人　郭景溫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聞喜孫公䙡篆通許甫下車環視邑民凋弊已極卽以恩勤卵翼培養元氣爲急務乃擇與政之不便民者一旦革之又書聯於門曰居心似水若受賍貪財使一入抱屈者神誅鬼滅執法如山倘通情畏勢冇一事不公者男盗女娼爰是敦禮讓明人倫重學校表節義淸火耗公聽斷嚴賭博鋤奸宄在在與民更始洽許二年百姓安堵雍雍熙熙不知有吏中丞徐公進同官言曰若輩當以許令爲法許令守身如處女愛民如赤子不事表暴而名自著不媿古循良矣甲申八月以疾請休仍留

侯代者不得歸遂殁於官舍計至今已七年矣邑人追思之伐石以誌其事余因之有感焉自吏治深刻成風非鈎距則謂無才非猛烈則謂無威張皇顯爍赫赫有聲一時之阿附洪涊者承其意旨編爲歌謠粘街糊巷以爲揄揚及時異勢去而譽之者轉而毀之頌之者轉而詛之孰若公以旣殁而歸歸且七年曾何要結於人而愛戴追慕者愈久愈切亦可知天理之不容泯滅而公道在人雖百世有同心也由是言之凡人之情當其時見愛殊途毀譽互見無定論者久矣追至情識盡捐而好惡自有眞也後之視今當不異今之視昔然後之君子可以觀然興矣公諱

子和字曰永號圭一已未進士

改正許大夫百里廟記

國朝邑令王應珮撰

百里池之廟之為許大夫百里也斷斷然矣通許故許地秦始屬郡陳留至五代猶稱通許鎮不謂之舊許地而何抑又考邑志之引左氏者曰隱公十一年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今城西舊額猶存則許之有百里不自今日始也城西十里許大夫碑在焉此尤足與傳相發明者且其廟不建於他所而於百里池池之以百里名豈非所謂地以人傳者耶合是觀之吾以知廟之為許大夫百里也斷斷然矣而流俗亂之曰奚王廟嗟嗟安所得此齊東之語哉君子論古必務從

其可信而力屏其不經彼奚王者果何經之據而信之耶考奚本末虞人也許故非虞也旣而走宛許又非宛也其後乃相秦許之去秦也千有餘里奚之於許也足未一窺奚終何補於許而許人德之廟祀不絕以迄於今乎且人亦知奚之臣事者秦繆公乎繆且公也奚何自而王之知奚之非王則知廟之非奚矣知廟之非奚則知廟之爲百里奚總之百里所同也百里奚易知者也許大夫百里不易知者也信其易知者而舍其不易知者倡於一人附於衆口流俗之情大率如是而豈知奚固賢者也賢者必不敢居冒上之名而竊據他人之所有而流俗之於奚乃若

是吾知矣且有闕王之號而芒刺在背顧許之烝嘗者[illegible]
靦面慙者其然耶其不然耶請還質之奚而斷斷歸其廟
於許大夫百里且以告許人士之往來池上與夫修享祀
於廟中者

重修廣生聖母廟碑記

國朝 景 份邑人

許有果報菴奉廣生聖母蓋聖母體天地生物之心慈祥愷悌保赤育嬰功至普德至渥也乃歷年既久殿宇日就頹圮神像剝落住持尼僧惻然憫之謂非所以致士女答神貺也爰謀之善信歛金鳩工殿則重修之神則丹雘之金碧輝煌煥然一新工竣囑李子問記於余余聞之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蓋以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學士家往往置之不論懼其廢人事而不修棄天良於不問懷僥倖之心行諂媚之術故慎之也然聖母之顯爍邦之戶口係焉況自古在昔高辛有高禖之祀聖母有尼山之禱載在史

册歷歷可考夫以大聖大賢爲嗣續計猶且躬親禱祀豈索之冥冥𠤏惑於不可知之數哉亦以天人響應捷於桴鼓是固有至理焉而非同於諂媚僥倖杳冥怪誕之說也然亦有求之不應應之或爽者乎曰言悖乎倫行睽乎道丞自戕其生生之理一旦儀牲酒醴拜跪趨蹌謂足以誑神明而長子孫夫神固聰明正直者也能毋吐之乎今日者棟宇維新既足以肅觀瞻矣吾尤願此都士女男宜於室女宜於家乎乃心易乃氣孝親敬長周急恤貧夙夜自省返躬克治去忌刻之念存忠厚之思絕强暴之行養寬容之度庶俾生人之理浹洽於人心太和之氣洋溢於宇宙之

是而願神之祐長育兒孫宏啓宗派神必顧而樂受酬祉
金默爲保護未生者誕之使生既生者庇之使成所謂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者此也不然如前之所云不但求神而
神不應也夫且求生者斬之已生者戕之而要非神有意
於其間也栽培傾覆因材而篤實理之必然而無疑者矣
故余謂人求嗣於神必先求嗣於心蓋必求嗣於心而後
可以得嗣於神也施財善信得勿與余意有合焉者乎爰
將姓氏列於碑陰

重修通許縣城碑記

國朝邑令阮龍光 新建

通邑爲古許國歷秦漢晉唐皆分隸他邑無專名五季稱通許鎮宋真宗時置爲縣名咸平金更名通許元明迄

國朝皆因之編戸計十二里外而岡原環繞内而城郭委蛇居然汴省左輔之一明邑令余君更於城北增築小城未幾圮焉　國朝順治間修舊南城並北小城康熙初年繼修之迄今百有餘年漸就傾頽謀所以固金湯衛入民非官斯土者之責歟乾隆壬午秋予承乏是邑入境甫三日躬閱城垣卽以修葺爲懷唯是河患之後稽流亡察賑濟疏濬溝渠周遭境内食息未遑不得不以此舉爲後圖

越明年民困漸蘇適奉上憲飭修城垣之檄予乃幸夙願可伸也爰于甲申春集邑紳耆相度形勢僉以北城爲贅設丈南城週圍計一千四百四十步建城應崇二丈二尺廣一丈陶旊工冶需費若干邑人士略無難詞遂選期集明倫堂議簿書出入者若而人辦置物料者若而人催督工匠經理事宜者若而人派分既定卜日興修得孟夏之吉焉乃設儲財局於署北捐俸千金爲之倡於是邑人之輸金者刻期雲集頓加倍蓰乎初猶以勞民傷財爲慮而不意踴躍爭先之竟若斯也亦可以覘民俗之淳矣鳩工於四月十日訖工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計費銀五千七[illegible]

八十兩有奇基址堅垣墉固樓櫓巍峩四門峻起橋梁池濠交第觀成是役也際
軍興累洽之盛蒙各憲計慮之周亭得於民和年豐風醇俗美之日合衆志以襄厥舉何其幸也是則邑人之急公
尹夫董事諸紳士公正自矢乃能相與有成爰爲請諸上
憲額其門曰公爾忘私且勉之曰異時宣力王家有猷有爲胥於是役基之矣諸紳士不居已功請臚欒輸姓名以爲後之急公慕義者勸予韙其請遂援筆而爲之記

重脩通許縣學宮碑記　　國朝邑令阮龍光新建

晉攷虞庠上下夏序東西殷有左右學周立東膠虞庠學之制既不同而所稱先聖先賢亦無定位漢興始以太牢祀孔子於闕里魏正始七年釋奠于辟雍由是孔子之祀行于太學唐武德初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貞觀二年升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罷周公之祀而以顏子配之嗣是太學及各郡州縣學必立廟至宋尊孔子爲至聖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鎭圭廟三門列戟二十四配以四子十哲分祀七十子及先儒于東西廡歷元明以迄　昭代無改其制誠以端學術叙人倫胥賴聖人之道雖荒陬遐

壞亦莫敢舍正教而趨異徑也通許學宮在縣治之東建于宋咸平間元末燬于火前明縣丞范世英知縣李本中先後修理　國朝一修于知縣賈待旌再修于知縣惲驌今已八十餘年風雨剝落日就頹圮夫學校爲起化之原道德乃政治之本昭盛典而振文教非守土者之責歟龍光於壬午冬吏茲土謁廟後即志在修葺唯是邑當大潦之後井里凋瘵噢咻卵翼之不暇而興賢育材之地不得不視爲緩圖越二年歲事差豐瘡痍漸復適奉檄修繕城垣而邑人士勇于赴功不呼而集閱七月而工竣以所餘貲集陶旊匠冶即大成殿舊制而重修之繚垣墻新戟門

去頖池之湮濁除廊砌之榛蕪又爲兩廡設栗主笙磬豆
籩若爵若罇若几案之屬略爲次第之啟聖宮向在廟堧
苦湫隘乃移建于殿東院宇爽闓慶行禮之有地焉廟左
忠義祠頹廢已極既新之改爲節孝祠而以東門內之節
孝祠爲忠義祠移建于節孝祠之右選材中度煥然一新
于是進諸生而語之曰而亦知古人之爲學乎席珍以待
聘强學以待問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非僅務乎詞章
訓詁之末也自夫城闕貽譏茂草興嘆而所稱章甫逢掖
之士不過剽竊一二陳言以爲弋取青紫之階幸而得之
則肩逐于名利之場且并其平日之所有而盡棄之揆之

聖賢立教之心朝廷取士之典其有當乎否乎諸生誠能于修學之後奮志于詩書禮樂之途薰陶涵育至十年二十年之久所謂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將復覩其盛而處則爲通儒出則爲賢臣于古人何多讓焉是役也經始于乾隆甲申仲春閱三月工竣計費白金三百兩董役者儒學教諭黃鈉

重修文昌閣記

國朝邑令　阮龍光　撰

嘗考史記天官書以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宮曰上將曰次將曰貴相曰司命曰司中曰司祿皆星也非人也至搏土肖像執圭服衮冕號爲帝君不知起於何代而又以帝君嘗化身以覺民在周爲張仲晉爲凉王呂光五代爲僞蜀孟昶其說蓋出于羽流不可以爲典要雖然三公應三台郎官應列宿凡有功德於民而其行誼可以奉爲表式者擬以天象而非誣意者其瑞氣之所鍾也矧此司桂籍秉士籙氣萃文明象懸紫極之靈曜獨無鍾美於人哉故雖道家之說不得斥爲無稽而設祠致祀以崇文敎以肅

人心亦有不可缺者焉記有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通許學宫東南巋然有閣曰文昌春秋之祭必及之閣爲明萬歷間知縣錢夢鼇所築厥後歲久增修仍其舊式　國朝雍正六年知縣王應珮修葺以來今已三十餘年傾頹零落幾無梯級可循余於茲任之明年奉檄修城又明年城工蕆事以其倡捐餘貲首繕學宫次及斯閣攺舊制而新之閣高三尋五尺周圍十尋六尺結頂若浮圖閣前後二門帝君位東方面西向上層啟八牖塑魁像魁建平旦主文明與帝君同祀宜也工旣竣矣吾知奉俎豆以告虔者瞿然思所以自樹以祈昭對於

神明當必敦倫紀崇禮義誦習詩書風氣蒸蒸日上寧讙博一衿一第以誇耀於閭里哉且是閣高出城垣岡阜之緜亘林木之陰翳耕者憩於田牧者歌于塗茅屋參差夕陽高下舉不望而得之又足爲憑眺之一助云

重修仲子祠記　[illegible]朝邑令區龍光[illegible]

余昔日覩於兗州左右廟聳峙河濱雕甍畫棟掩映于蒼松翠栢之間詢之鄉人知爲先賢仲子祠情風順解維未遑瞻拜自此往返家江奔走畿輔追逐于卑冗之塲遂不獲再至東魯以遂仰止之思雖竊往彌殷究莫解于分淺緣疎也歲壬午余宰通邑距治東十八里曰羊羔橋仲氏居焉實爲兗之分支明永樂初遭兵燹先賢五十四世孫諱謙者始來中州遂卜宅於此厥後子姓日蕃乃建先賢祠於所居村東歲享無闕一日仲生蘊恭來謁請曰先祠迄今多歷年所桀櫨㩁沈傾丹粉剝落爰合族人各出私錢鳩

王庇村陵建于村[illegible]經始于乾隆三十年九月落成于三十三年十月計費白金幾鎰規模宏敞視昔加隆願以一言記之以垂永久而余維王者化民成俗首在尊祖敬宗先世之流風已遠右以接于僾見愾聞之下聞宗祠其本務矣凡厥庶民且將廟以追遠之義使之動木源木本之思而或者賢聖之裔越高曾之矩獲祖一本如塗人其又何責乎蚩蚩之氓也今袁氏去鄉已四百年勢必不復東歸議擇子孫日失其序并忘其所自出則斯祠之建序昭穆别親疎禮儀是式而飲食相洽雖一支之胄子而爲法鄰里子弟之心自油然而生益以信先[illegible]屋久彌新而

余或因公過此瞻仰祟祠則昔所謂分淺緣疎者今乃得
依道德之光矣詎非厚幸也夫蘊恭字肅亭乙酉拔貢屢
以文字來正余觀其氣宇軒昂知不愧先賢之裔因諾其
請而爲之記

重修玉帝王母二殿碑記

國鄭貢典第邑人

虞書記肆類燔柴之文周室隆二后作配之典大抵迎長日之至祭於圜邱以大報本返始之義初未聞有玉帝之祀自秦宣公作泰畤於渭南以祀青帝漢成帝從劉向神祇感應之言遂復甘泉諸祠以祀五帝後世玉帝之名或發諸此至王母之有祠廟尤不見於經典惟周穆王奉事王少君好神仙駕八駿造父爲御遍遊天下乃西觴王母於瑤池之上漢武內傳云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有青鳥來集殿上東方朔曰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上問度世之術王母告以愛精閉氣行之不倦易骨易形變

化成道於是通都大邑以及閭里鄉井紛紛然建廟宇塑
法像而西王母至今特聞又傳玉帝有殿曰通明臺曰瓊
臺王母則有玉樓十二元室九層左瑤池右翠水皆所謂
清虛極樂之鄉塵寰間縱丹楹刻桷金碧輝煌豈足息玉
帝王母之駕而使之授以長生之術哉雖然玉帝爲東方
木公主宰陽和王母爲西方金母養育群生男子得道名
隸木公女子得道名隸金母夫以古之帝王處富貴之極
一闢神仙之說遂游神於窈窈冥冥之鄉以至數千年來
無敢以神仙爲誕妄者今必欲使之無惑此說是猶勸飢
人之勿食也其可得乎通許西城外有玉帝王母行宫曰

久被壞居民于邑紳倡衆重修甚木告竣請記於予予乃

撫其事而爲之記

重修朝陽菴碑記　國朝貢映第邑人

昔者兜率天降神於西域淨梵王宮摩耶夫人從右脇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姓釋迦號牟尼佛也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爲佛按佛生於周季其時未入中國自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傅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于是佛法入於中夏其寺觀之多也白馬之建始於永平蕭寺之繁肇于梁武招提卓錫不一其稱淨土上方各極其盛他如創於大歷者謂之雲華修於承廷者

號爲寶閣大抵皆踵金田之遺跡而爲佛居之勝塲云通許僻處汴南人多樸儫而事佛則謹緇廬紺宇之在邑境者不可殫述城耳崗之朝陽菴其一也是菴創自前明百餘年來時爲修葺規模較大于前近者見盧殿更加粉澤璀璨可觀觀音白衣諸殿亦無不煥然一新每值晚霞未散旭日初升鶩飛流輝丹楹煥彩閣之畔溪之流飛鳥之翺翔林木之森秀實足爲是菴助勝而騷客遊人偶然憩此發吟興而袪俗累其心曠神怡爲若何也至如浮圖感應之理象教千年之說儒者所不道姑略焉是役也馬君御環倡其謀而助之貲者闔邑士民之力也爰記之

重修先農壇記

國朝邑令阮龍光

上古耕稼未興茹毛飲血至神農氏始爲耒耜以教民耕后稷物土之宜教以樹藝自是而高黍下稻春耕秋斂之利徧寰區其爲萬世俎豆不亦宜哉禮有八蜡之祭首先嗇司嗇遞及于郵表畷諸神又禮載天子耤田千畝諸侯百畝耕之日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靑紘躬秉耒耜耕天子三推三公五推侯伯七推子男九推先王治人事神之道可謂詳矣後世踵而行之築壇以祀無戾于古昔祈年報祀之義然向惟京畿省會有之 國朝雍正五年詔直省各府州縣衛所立先農壇行耕耤禮于是通許令

王應佩於城東南隅修壇一座高四尺五寸廣袤四丈七尺布以磚壇北建神庫三間東西配房各一間壇南建門樓一座覆以瓦繚以垣環以桃椰門外立豐碑又置耤田四畝九分每歲仲春亥日邑令率屬員耆老農官農夫致祭耕耤如子男禮乾隆二十六年河溢陽橋邑當其衝壇樓垣墻悉圮於水前令李廷瑞詳請動欵修復值解任去及興工余適承乏其後百廢未舉勢難并理竊念是壇為邑力穡之所不忍聽其頹敗苦無公項可動爲請于大府之既而捐金修城工竣計有餘貲爰卽舊壇基址重修之墻宇堅完氣象嚴整神得所凭祀無瀆矣

交通不於常勢一願成未必非神之遇也是日始[illegible]
會鄉奇觀宛爾新界陳常于時夏言教之必負于書也[illegible]
書置署籍奏無甄食餅食懋遷有無化居言穀熟而百[illegible]
疆者斯壇既成將見許之人民飲食循德藝黍率章事[illegible]
耆長晉于是役基之矣因誌落成歲月而爲之記

重修蕭曹廟碑記

國朝邑令　阮龍光

三代而後相業之隆推西漢自高帝創業代有名臣而溯定鼎之功則以酇侯蕭相國平陽侯曹相國為最二公皆秦人一為刀筆吏一為治獄掾無所表見于時及漢興酇侯鎮撫關中謹守管鑰轉漕給軍天下已定作律九章第其重輕較然畫一漢于是乎大治曹以汗馬功多封平陽侯初與蕭相國不相能蕭卒舉以自代人咸服其公而曹以治行入相預趣舍人則二公之相信以心視後世之黨同伐異者殊矣及為相一遵成式不事更張清淨寧一天下歌之夫二公以吏事始以相業終勳業顯于當時令名

傳于後世太史公稱其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二公實足當之宜後人追思偉績立廟祀以致其虔也通許治東南隅舊有蕭曹廟創自吏人張問善迄今多歷年所風雨侵蝕半就傾頹乾隆三十四年吏員某等恐無以妥二公之靈復鳩衆葺修雖仍舊制而棟宇高敞繚垣墻塗丹粉煥然一新盖視昔加隆焉嗟乎余涖兹土忽忽八年矣脩城垣葺文廟建奎樓舉祠壇之廢墜疏溝渠之淤塞次第就理獨公署尚未暇及故于二公之廟亦在所徐圖不謂某等能肩其事而為之余深嘉其先得我心俾無遺憾要亦以見二公德業聞望入人者深雖典吏諸人莫[illegible]

庥瞻依遺像以各矢其神明如在之誠也爰樂其舉而爲之

之記俾鐫諸石以垂不朽云



